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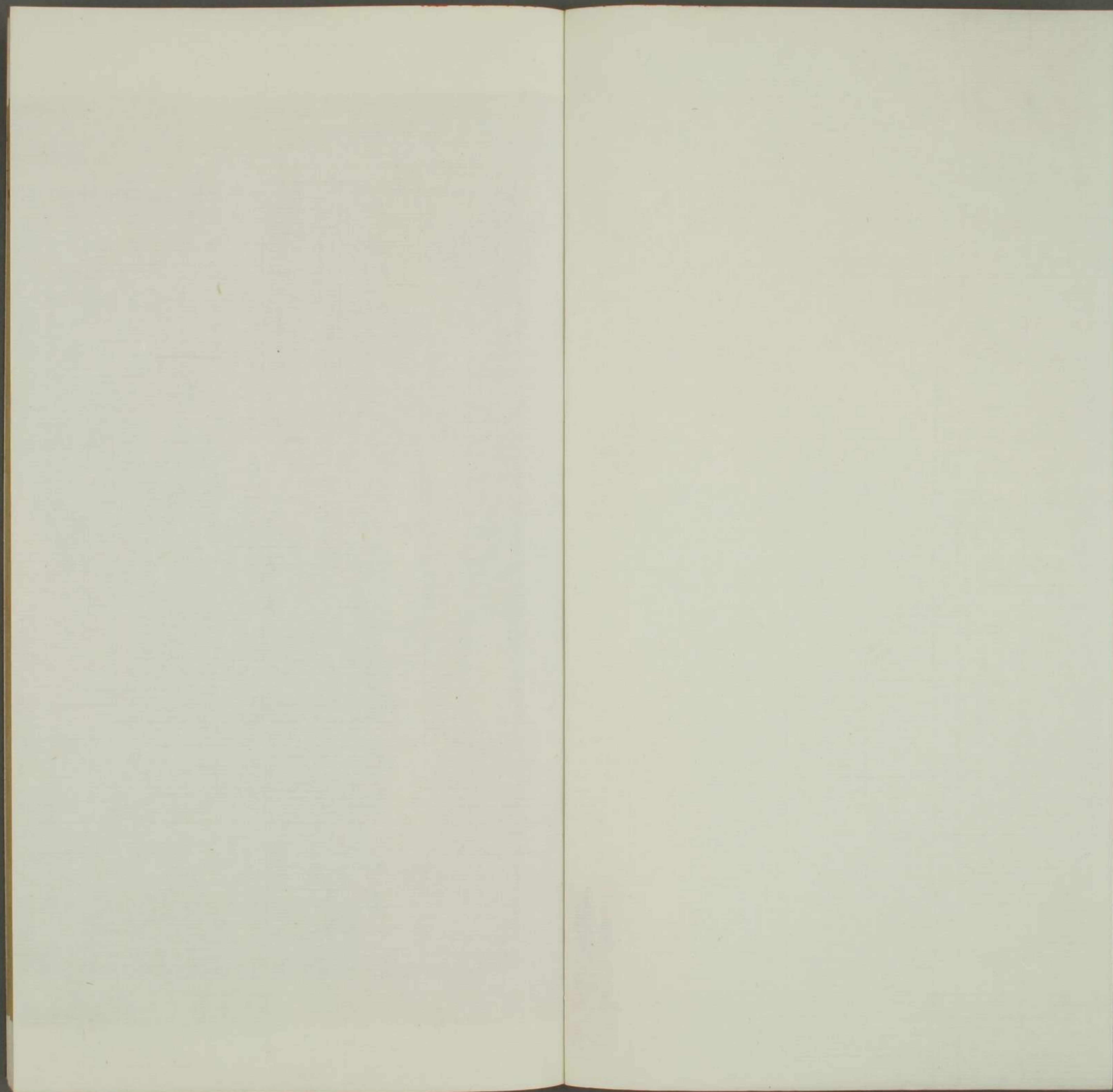


特別
18
3412
12



門 18
號 3412
卷 12

昭和五年一月十日
近藤潤治郎氏
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醉月頻中聖還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善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漢書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鮑照升天行曰雲臥忘天行孟浩然雲臥書不越魏志時禁酒尚書即徐邈私飲酒至沈醉校事趙時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解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毛詩高山仰止王贊曰東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為稱首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謝玄暉詩志挾輕軒冕漢書獻帝詔曰耆儒年踰六十離本上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其問焉

王岳詩白首同所歸宋則傳豫章王

流有若狂者陸機文
賦誦先人之清文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志平為功

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後圍邯鄲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為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晉是用侯嬴進朱亥於魏公子無忌用鐵錐擊殺晉郝驕奪魏軍將以却秦故趙侯嬴自刎復有客說公子不以為功詳見三卷註士齊賢曰晉書劉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東漢卓初傳建武之

事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

齊賢曰春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夜業蓬花北土有之團繫如毬風起則隨地而轉不能自止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蓋乃擔囊而歸阮嗣宗詩黃金百鎰盡賈國語注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彈劍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歎哭而反王贊曰晉書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於小節史蘇秦傳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遂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曹

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黃金百鎰字却出史贊吾兄青雲

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

齊賢曰史記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王贊曰漢灌夫傳已然諾師古謂一許人必信之士也又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然諾者又高能自立然諾陸機謝表曰片言隻字不關其間鮑照詩片言辭草萊盧諶詩由余片言秦人是憚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文選古詩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淮海對雪贈傅霽

朔雲落吳天從風渡海濱梅樹成陽春江沙浩明月

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

齊賢曰禹貢淮海惟揚州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又穿此類海濱注海濱二海名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告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為寡人賦之又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肯辭耀於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也

翔雲千里度龍山謝惠連雪賦
升降從風飄零鮑照詩
碎心斷絕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
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
淳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
川光淨麥壠日色明桑枝
齊賢曰左傳子產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選詩清風激萬代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淳人流人也書畢命曰申畫郊圻王僧達詩麥壠多秀色東漢張堪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王贊曰書名言茲在茲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後漢書紀曰郎官出宰百里郭太傅名震京師西漢梅福傳天下之士壓不台歸漢魏文帝登城賦嘉麥被壠
訟息但長嘯賓來
或解頤青橙拂戶牖
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懷恩
未忍辭翳君獨桃李歲晚托深期
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評訟息臣傳諸儒語曰無說詩臣鼎來臣說詩解人願選詩方塘漱白水又曰遊子嘗何之漢志安邑隸河東郡王贊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

隱者莫不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爾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主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楚詞云臨深水而長嘯願延年詩長嘯若懷人江淹詩遊子何時還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贈任城盧士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
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
鍾鼓不為樂煙霜誰與同
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
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公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天風選詩枯桑知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
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
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
荆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
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
齊賢曰大火心星詩云七月流火而暑浪離騷為余駕飛龍兮

雜瑤象以為車春秋命晉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
楚詞馳六龍於三危下和抱玉璞位於荆山下楚王使玉工理之侍
寶玉號曰和氏之璧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王寶
南星即角亢氏房心尾之星史律書曰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
心南至於尾記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注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
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氏五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晉天文志
自氏至尾為大火此言夏而秋也曹植詩曰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
攀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韓子
曰師消靜坐撫琴王粲詩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海岱豪結交魯朱家復攜兩少妾艷色驚荷葩雙歌
入青雲但惜白日斜
齊賢曰西都賦云神明岨其特起禹貢
海岱及淮為徐州漢書朱家魯人魯皆
以儒教而朱家用俠開所藏活豪士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王贊曰班彪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
屈音其勿反臧榮叙晉書云張載有才華起家拜若作郎蘇武詩結
交亦相因漢書李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籍使將兵數嘗漢王籍城
高祖購求千金布匿僕湯周氏廼髮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
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
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頃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
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
南走越耳滕公待問果言上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鮑
明遠詩會得兩少妾曹植七啓悲歌入雲張華詩白日已西傾窮

滇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僕見收煙霄路非賒時
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
齊賢曰海賦云豈徒積太巔之寶貝
與隋侯之明珠莊子窮髮之北有滇
海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葛洪以勾漏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莊子
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西漢揚雄
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不遇命也抱朴子曰丹砂服之
令人飛行長生王贊曰海賦戲窮滇禮斗威儀曰其金乘而王則江
海出大
貝明珠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在清眇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
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
齊賢曰漢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謝靈運詩烟暝吐芳訊毛詩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左傳招攜以禮王贊曰詩爾嗟美目清兮注曰
目下為清詩碩人美目眇兮注曰眇白黑分論語美目眇兮馬融注
曰眇動目貌崔豹古今註莎雞一鳴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毛詩
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又詩蟋蟀在堂歲律云暮顏延年詩曰君子吐芳節感物則余衷
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

撫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羣山雞

齊賢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范雎書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谷聞而翻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重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甕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應德璉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王贊曰漢書司馬遷傳勉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開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王帝祗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齊賢曰結康絕交書曰野人有快多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下和抱玉璞於楚山下王贊曰列子昔宋國有田夫衣緇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隳室綿緇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植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大慙子此類也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事見前卷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永壺清

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

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

齊賢曰莊子曰子貢遊楚為圃者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江文通書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淮南子曰儒墨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顏淵問為邦鮑明遠詩清如玉壺水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微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大錢受之文選古詩札札弄機杼公羊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注太平歌頌之聲王贊曰老子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後漢本紀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災蜀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陸機詩遊子眇天末前賈山傳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左思魏都賦頌聲載路而洋溢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

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

齊賢曰唐兗州曹郡洽瑕丘縣志皎皎白緒晉書龍章鳳姿士不

見用漢梅福為南昌尉棄官去至元始中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入傳以為仙呂氏春秋交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聽明遠詩君平獨寂寞王贊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曰飄飄然有去雲之羽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此神仙中人也胡廣書建鴻業流清風莊子曰恬然寂寞虛無元一見遇所聞操持難與羣毫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應也

揮魯邑訟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

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齊賢曰童仲舒策其所操持惇謬失其統也唐有隱倫屠釣科太公朝歌之廢渭濱之釣叟士贊曰書胤征玉石俱焚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嗑枯吹生漢書甲之母甚高論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齊賢曰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海賦云維長綯掛帆席宗毅曰願乘長風破萬

浪里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兵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唐羅州日南郡產珠吳郡賦曰淵客慷慨而位珠注鮫人水底居俗傳鮫人從水中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位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任贊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楚詞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
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

齊賢曰婺州治金華縣若耶溪越州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流為浙江其新安之水至清淺深見底沈林文有詩王贊曰南史陶淵明特愛松風毛詩攜手同歸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
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
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
抱石貳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

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侯我於城隅列子北海之志
有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諫當塗縣鮑照詩穿
池似傳動謝靈運詩菰蒲清淺建康實錄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
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敢祖
詩騷象迭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泉王贊曰莊子善卷曰余道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
時變化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范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與國服之未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
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
者富商丘開先第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傘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徒皆出族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給亡所不為因指何曲之淫
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從而冰之既出果得珠焉眾助
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
若商丘開性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曩子二客之宿
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
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在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
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
者皆謂羽化矣楚詞
造旬始而觀清都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長安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資經綸才
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 齊賢曰左太冲詩朝集金張館謝靈運詩夕海昏墊苦書下民昏墊
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諸葛亮自比管樂乃管仲樂毅也韓子曰人始死為衣終為土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彈其缺而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士贇曰陸機詩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陶潛詞景翳翳以將入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校獵賦曰沈沈容容楚詞風颯颯
蕭蕭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高和天人陰陽乃驕蹇
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
滾滾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

飢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腹
蠨蛸結思幽蟋蟀傷福淺厨竈無青煙刀机生綠蘚

齊賢曰魏文帝秋霖賦曰悲白日之不暘復高舜臣揚子聖人和同
天人之際書三公慶理陰陽意以譏當時執政者天文志有玉井一
星源在宗切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漢書韓信從漂母食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蠶桑為之不採毛詩
斬艾蓬蒿蕪穰而共處之漢鄭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毛詩
蠨蛸在戶蠨蛸名長脚小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爾雅蟋蟀蝥
郭璞注云促織也亦名蜻蛚任贊曰左傳申豐曰秋苦無雨古詩浮
雲蔽白日班固東都賦統和天人漢宣帝紀間者陰湯錯謬風雨不
時楚詞皇天淫泆而秋霖兮右土何時而得乾唐書五行志天室中
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前漢書溝洫志豈其與水爭咫尺
之地哉張良傳日夜望咫尺之地韓子曰糶糧之飯藜藿之羹也詩
東山二章云蠨蛸在戶小序曰二章言其思也故曰結思幽蛸照詩
嘆息空房婦幽思坐自傷勞心結遠客惆悵獨未央詩唐國風蟋蟀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
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綠蘚苔也

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
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
丹徒縣南史劉穆之世居

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
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家乞食每食畢求檳
榔口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須此及為丹陽尹召
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
搖曳起長津謝玄暉詩復協滄洲趣士贊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左思詩
功成取受賞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
斯人竟不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齊賢曰揚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劉岳傳曰事
籍籍如此何謂秘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子贊曰
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真不仕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名
震京師漢書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後漢趙壹傳名動京師士
大夫相望其風采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鮑明遠詩曰雲間恣天行莊子云自適其適
惟君家世者偃息

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
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

戀金闕舊宅推漁地蓬蒿已應沒却顧女兒峯胡顏

見雲月

齊賢曰晉桓玄曰德之休明肅慎氏貢楛矢七畧曰齊田
駢好談論齊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不可窮莊子說劍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南史王融自侍人也三十內望為公
輔及為中書郎嘗察按嘆曰為爾寂寂鄙禹笑人三輔决録張仲蔚
平陵人所居蓬蒿中人九域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宜陽縣
有女几山王贊曰文中子薛公曰是其家博七世矣謝靈運詩生幸
休明世親逢英達顧史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故齊人頌曰
談天街劉向別録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
曰談天書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揚雄解嘲一縱一橫論者莫
當晉書謝安放情丘壑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當如
蒼生何僕書鄺食其傳
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鬚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

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

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齊賢曰晉樂廣善談論衛瓘曰此
人之水鑑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
觀青天留侯綺里李事見四卷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范蠡佐
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辭曰臣不復至越國矣乃裝其輕寶珠玉與私

徒屬乘舟浮於五湖王贊曰晉庾翼與兄冰書曰兄弟自不能技脚
於風塵之外莊子知效一官晉書載記王猛字景畧隱于華山懷佐
世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左思詩曰夢想騁良圖老子曰功成各遂身退天之道也左思詩功
成則
受賞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颺折

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

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齊賢曰華州華山一名太華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卉樹蒙叢劉
公幹詩亭亭山上松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鮑照詩豔陽桃李節應
璩詩身墮沈黃泥禮記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論
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王贊曰孫綽天台賦陰落落之長松
淮南子曰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莊子天與之形揚
雄賦刮野掃地漢書贊上古遺烈掃地蓋矣荀卿子曰桃李積榮於
一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雪霜而不變可謂得
其貴矣史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
子推而行之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為寶

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水壺心無為嘆衰老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

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鼉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

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齊賢曰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曲車輪為之摧詩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左傳曰我以不貪為寶齊隱明曰古者以愚全身選古詩榮名以為室鮑照詩清如玉壺水士贇曰鮑明遠詩勗君松柏心又人思老而逼衰

齊賢曰宋玉招鬼吳敏蔡詭注飲詭皆歌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無知音也吳闔廬起臺於姑蘇山去國二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橫巨五里宮殿千人別立春霄宮伍波傳曰吾見麋鹿遊姑蘇之臺故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平廣陵之曲江列子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鼉士贇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必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荆榛蔓於宮闕詩野有蔓草楚詞心鬱鬱之憂思兮潘尼詩舉手對吾指

漢垂風俗通曰南北曰東東西曰陌諸葛亮自比管樂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語長沮桀溺耦而耦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桀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子

齊賢曰楚詞惆悵兮私自憐光武紀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史曾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宗嚴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漢書伏生齊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士贇曰莊子原憲匡坐而弦漢叔孫通傳先平明晉孝武紀論曰嘯咤成雲晉載記王猛傳屬世事紛紜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一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更以竹簡寫之

不然拂劍

建詩揚聲沙

齊賢曰曹子

丘之徒與對曰然曰俯俯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碑人之士也豈若從碑出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王贊曰晉桓沖傳史臣曰揚芬千載之上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
芬比史高琳詩少莫靜妖
氛易繫辭曰或出或處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赤伏起類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

齊賢曰羣雄比表紹呂布袁術曹
操公孫瓚諸人東漢先武紀疆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
火為主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本傳曰亮躬耕龍岡好為梁父吟又曰先
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素
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為父駐之墓志
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

與亮友善善謂為信然王贊曰蜀志諸葛亮本傳詔策曰將建殊功於
季漢陸機辯亡論羣雄蜂駭義兵四合班固賞戲於是七雄虺鬪分
裂諸夏龍戰而虎爭管子霸言弱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本傳先
主曰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討將安出亮曰曹操據百萬之眾挾天子
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
南撫荊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陸機辨
士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漢書鄭食其傳蒙英賢才皆樂為之
用東漢書贊曰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曹植與吳質書曰左顧右
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本傳建興
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咸京咸陽也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
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
弟兄母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齊賢曰晉書何無忌曰天
下草澤之中無非英雄也
南史劉裕不復能草間求活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贊
曰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東漢蔡邕傳垂翼華髮人爵
不升管鮑
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

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
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春暉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古詩被服羅裳衣選詩頗以春暉王贊曰選詩平生少年時鮑照詩風靡銀臺殿漢書叔孫通傳先平明沈約詩薄暮宿蘭池漢曰右傳終日春薄暮詩云既醉以酒楚詞臨風况兮浩歌

駕去溫泉後贈揚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興元以東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也阮逸曰閉關喻藏身也王贊曰曹植詩蒙霧犯風塵竇融傳論曰始以豪俠為名技起風塵之中魏武帝苦寒行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曾聽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名都篇白曰西南馳史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王贊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豈移於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曾臆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葵藿若垂二光之明寔在陛下孔稚圭北山移文曰于青雲而直上

幸

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惜顏色

金璋紫綬來相趨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注鸞有在馬也後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徒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書禁中有飛龍旣西域傳大宛國崎嶇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徐樂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王贊曰漢書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奏

官金印紫綬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墨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王贊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謝靈運詩采藥白雲隈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溫泉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六年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豐更會昌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

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齊賢曰太白為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毛詩鸞飛惟鳥王贊曰前四句事見一卷大獵賦注范雲詩傳瑞生光輝劉琨詩有烏雞不虞

休息王察詩苟非
鳴鵬孰能飛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
入曾懷間身騎白龜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裴徊
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黃河出崑崙山在唐吐蕃中隸大羊同國極西為最高共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禹貢同為逆河入于海列女傳鄭子晉者荏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子金子晉行不顧王贊曰漢高台傳徘徊往來息夫躬傳鸞徘徊兮司馬相如傳瑀節裴徊淮南子庄上下四方為六合詩樂莫樂兮新相知世說時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選詩西北有浮雲

贈崔侍郎

黃河一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齊賢曰孔安國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

車馬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暮春有黃鯉魚逆流而上一年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其龍門水浚前湧下流七里深三里或云不能登門即被點額而退士贊曰又桑欽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鄴道元注曰登龍門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也出鰲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水經注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存尚

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見更欲凌

崑墟齊賢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墟色白郭璞注山海經曰河出崑崙崑墟崑崙西北隅虛山下基也王贊曰史項羽紀曰若珠吾故人乎後漢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後漢郭泰初遊維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又鄭泰謂孔公緒清談高論嗟枯吹生前漢皇后傳謚曰張公子時相見桑欽水經崑崙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陔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為國家孕英才森森不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

天

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齊賢曰北史李義深有當

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莊子曰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注靈臺者心也蘇秦為縱張儀為橫太史公曰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史記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後漢鍾期頃目大呼衆皆披靡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白起郿人為武安君為秦將殺趙括降趙長平卒四十萬人盡坑之阮籍曰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士贇曰離騷怨靈脩之浩蕩晉王粲字世將庾亮見其倚舫樓長嘯曰正足寄其逸氣耳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為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為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賜劍自殺二事並見史記本傳

李讓詩贈友人四言

嗟予沈迷猖獗已及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煩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

齊賢曰劉公幹詩沈迷簿領書莊子遠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子稱子產君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周易包荒不遺遺左傳瑾瑜匿瑕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任贊曰後漢張衡圖緯疏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智者貴焉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能補過者社稷之固也李少陵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壁何

辜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

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濼爍

山發自織煙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八

挺拾塵撥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齊賢曰

白頭吟曰玷白信蒼蠅注蒼蠅之為蟲汚白使黑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管管青蠅止于樊管弟君子無信讒言漢中山靖王勝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被諸人者亦已太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丁鶴曰壞崖破巖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詩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封禪文曰上暢九域下沂八埏呂氏春秋曰孔子窮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饜之幾熟孔子望見回饜其醢中而飯之少選問孰謂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蔡故饋回曰不可向者治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饜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也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高誘曰哀嬋煙塵也哀讀作臺說苑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中往過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出侍者就袖中有死

蜂使者白玉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陸士衡君子行曰撥蜂賊天
道拾鹿感孔頴王贊曰鮑照詩一去永滅入黃泉司馬彪詩上凌青
雲霓穀梁傳曰軍士繁然皆笑郭璞詩繁然啓玉齒蔡邕釋海曰懼
煙炎之燬燔注煙炎之火之細微者師古曰與本音延孟康曰與地戶
入際也孔子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贖貨籩
圍而出告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願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
墨墮甑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可稱於仁廉哉子貢曰
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
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
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黑墮甑之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
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
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
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為太子言於吉甫曰
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
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
追之已投于河矣東方朔非有先生傳曰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漢書孝惠紀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
之淫昏不如鵲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黃言擢髮續
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

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齊賢曰詩
鵲之彊彊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君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
與公子頑非匹偶不如鵲也詩曰鵲鵲語曰君子坦蕩蕩詩巧言
如黃龍雖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擢髮之髮以續賈之罪尚不足曹
植詩沉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鵲之不若也鵲之奔奔鵲
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
君又諫夫孔多其詞東極傾海流不屬漢張與與崔子書曰人生實
難所務非此王粲贈蔡睦詩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唐魏元忠曰臣猶
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避之江淹書云積毀銷金積謔
磨骨宋玉笛賦武毅發沈憂結陸機詩沉憂萃我心書曰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如已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此之由漢
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成后毒亦淫荒蟬螻作昏遂
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
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己周紀幽王妻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
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而爲右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廢申后并
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緡結西夷犬戎
攻幽王幽王與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蓋取周
賂而去漢呂后從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幸於太后
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

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相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昭太后太后聞果私與通絕愛之士贊曰史毅紀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如已姐已之言是從淫亂不止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姐已左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謀則職汝之由史陳平傳審食其免相注云徐廣曰食其初以舍人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歸劉子曰而况萬乘之主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辭殫意窮

神麻道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

神麻道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
傳明神先君是糾是極子野師曠字也左氏傳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韓安國傳清志明鏡不可以形道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君反離羣而贅疣

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

齊賢曰列仙傳桓闔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荆山峴山在寶曰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贈參寥子

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峴山事見前第五卷注

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

齊賢曰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

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

齊賢曰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

千春秘麟閣

任贊曰揚子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奇作荀子天論篇明於天人之分可謂至人矣三輔黃圖云漢宮殿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藏秘書殿賢才長揖不受

官拂衣歸林巒

齊賢曰漢書蕭何造藏秘書殿賢才

青雲端

齊賢曰漢書蕭何造藏秘書殿賢才

贈饒陽張司戶燧

齊賢曰唐張翥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

齊賢曰：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鄭玄毛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士贇曰：蒼梧碧海並見前注。後漢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栖。詩云：梧桐梓漆。注曰：梧桐屬草木。疏曰：梓實桐皮馬融琴賦：惟桐桐之所生在嶺嶽之峻坂。慕蘭言曩古

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齊賢曰：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

少時名犬子慕龍相如之為人更各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舉，謂嵇康也。漢張良字子房，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隨其履，圯下顧良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良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曰：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葆祠之。功業嗟落日

容華棄祖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看報。齊賢曰：蜀志劉先主曰：日月如

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晉書劉琨曰：嘗恐祖生先吾着鞭。王贊曰：劉琨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鮑明遠詩曰：容華坐消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

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筮。齊賢曰：阮嗣宗詩曰：日忽蹉跎，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冥筮

齊賢曰：謝叔原詩：良遊常蹉跎。莊子有人問世篇：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漢董仲舒傳：天者羣物之祖也。顏延年詩：殘碎盈化。先毛詩：攜手同行。

贈清漳明府姪聿。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具州漳南縣，禹貢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安國注：漳水橫流入河，蓋河水濁漳水清，故曰清漳。以詩攻之，當在臨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蒼生憂

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齊賢曰：張孟陽詩：木落柯條森，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震為雷卦曰：震驚百里，廣地埋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龜谷東北，至渤海阜城，入何阜城。唐隸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衛漳石堤，衡水縣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陸王贊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唐祖老子白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事。毛萇詩注：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室，垂固萬葉，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曰：太乙乃召移居中洲，文中子中說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志，勤其言，證其事，以蒼生為心乎。又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漢息夫躬傳邊晉動山海經少山清障水出焉東流于濁障之水劉楨詩窺身清障濱 絃歌詠唐堯脫

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

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柏人城皇甫謐帝王紀堯所都也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操者斯其真也歟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漢食貨志衆庶街巷有馬阡陌間成群師古曰田中之行阡也唐書貞觀中外戶不閉王贊曰絃歌見前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替組者只是博換簪纓二字釋曰絃屬小者為冕纓脫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之間乃大隱居塵及吏隱之意猶東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者是也此兩句使事而不為事所壘學者正好看大匠手段易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揚子曰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晉書阮籍贊曰餐和履順以保天真禮記郊特牲注唐虞以上曰太古後漢明帝紀十二年牛被野光武紀十六年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子產為相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前漢溝洫志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鄴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東漢明帝紀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受其殃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萃吾土兮

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

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羣

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河堤黃河之堤綠水清障之水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楊惲書曰婦趙女也古詩札札弄機杼孟子雞鳴狗吠相聞士贊曰晉書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何晏景福殿賦綠水浩浩淮南子上際青雲司馬彪詩上凌青雲覽史秦李斯傳佳治窈窕趙女不待於側也易繫辭曰治容誨淫 訟息鳥下階高卧披道帙蒲鞭掛簷

枝示恥無撲撲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

言陶然上皇逸

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左傳一扶也庸何傷南史謝謨不妄交接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士贊曰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玉壺冰水壺中

見底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

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子對之不忘乎清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北齊宋士良為清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二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選詩皎潔不成妍公孫瓚傳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台大如礪土

贊曰史周紀古公積德行義民歌樂之頌其德
漢貢禹傳古者天下家給人足而頌聲並作

贈臨洛縣令皓弟

時被訟
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
釣水路非遠連鰲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
齊賢曰九域志洛州臨洛縣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
去縣賦歸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
而連六鰲士贊曰莊子子貢茫然自失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
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羣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
齊賢曰漢書郭林宗司徒黃瓊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或問汝南
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文吾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勲德惟郭有無愧色耳論語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易曰貴而無位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
食乎七五九辯曰鳳亦不貪饒而妄食賈生吊屈原賦曰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劉公幹贈從弟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士贊曰中庸曰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漢書晁錯策曰今執事之臣皆
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之清光說文云鳳飛群鳥隨以千萬數

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齊賢曰高鳳
南陽葉人後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
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
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

齊賢曰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王僧達詩孤蓬卷霜根商君書
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詩每有良朋崔寔政論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賈誼傳曰履至尊而制六合
何無忌傳草澤間當有英雄選詩沉憂令人老士贊曰謝靈運詩天
下者未定託身早得所古詩離家千里客感感多思復李陵詩風波
一失所傳玄詩落葉隨風推記檀弓申生曰去何行如之漢張耳傳
野無交兵曹植詩曰四海無交兵南史齊潛敗劉毅于桑落洲眾懼
劉裕曰今兵士雖少尚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

能於草間求活吾志決矣沈文秀傳逃命草間陸機詩沈憂亂我心李斯傳一縱一橫其說何

昨發南都城紫鷲櫪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

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蟠事躬耕齊賢曰贊虞曰南陽郡治宛在

京之南故曰南都沈休文詩紫鷲光陸離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尺

一曰紫鷲驪莊子馬蹄篇曰編之阜棧音義曰阜櫪也張叔及論曰

青萍砥礪於鋒鏑陳孔璋檄云秉青萍干將之器呂延濟曰青萍劍

名也選詩長嘯激清風諸葛亮瑯琊人躬耕龍岡司馬德操以為伏

龍徐庶以為臥龍士贊曰漢司馬相如傳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

間意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賈誼

傳吁嗟默默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矣

斯常驅紫鷲顏延年緒白馬賦將使紫鷲駢衡綠蛇衛戰王子年拾

遺記顯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則飛走指其方則

就未用時則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

鳴鑿詩投軀報明主長嘯若懷人漢書酈食其傳豪英賢材皆樂為

之用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蜀都賦騰龍蟠於出澤

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

相知同一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

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齊賢曰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澤熱

視舉笑曰富貴吾所自有有所不知

者壽也易曰言不盡意士贊曰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程

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孝經士有諍友則

身不離於令名按此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欲反之時

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

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

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陝西

淮水不絕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

器今日還須贈寶刀齊賢曰王珉傳王導初渡淮使郭璞策

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左

傳盛德必百世祀詩丞我髦士桓仲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

畧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為三公可服此

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

也王贊曰傳季友為宋公備張良廟教曰盛德不泯義有祀典前漢

禮樂志淮用英髦以致太平後漢虞詡傳儒者謀謨廟堂蜀志許靖

傳評曰靖夙有名譽齊濟以為大較有廟廟之器蜀贊璋別傳云璋

使吳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此然討不

庭禁暴亂者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暗弱不負來願穀梁

傳子孟勞魯

之寶刀

贈盧徵君昆弟

士贊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顯然唐書

有傳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擅廬

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丹不至五年再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及卒帝賜萬錢鳩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廬竟不起萬乘高其風
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
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
齊賢曰晉書安石不起神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嘗讀老子漢文駕從而詣之壺中事見上徐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滄洲洲上有父視山人多不死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神仙傳王遠曰遠過蓬萊水又清淺如往日列子巨鼇十五以首戴五山始時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風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王贊曰雲泉見四卷註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士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葛洪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為市掾時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轉足跳入壺中入莫知所在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公知長房篤信語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公曰卿見我跳入壺中時便隨我跳自當得入長房承言試為展足不覺已入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觀五色

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天曹見謫暫還人間耳莊子曰滑介叔曰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又何患焉漢郊祀志登遐倒景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沈約詩一舉凌倒景劉孝標論星虹樞電又見前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
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韉上鷹
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齊賢曰韓信微時事見三卷注西征賦曰入屈節於廉介若四體之無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司馬遷書曰其次屈體受辱阮嗣宗奏記曰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漢高祖隆準龍顏張茂先詩挾纊如懷水司馬遷曰猛虎在深山人百獸震驚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鮑明遠東武吟昔如韉上鷹今以檻中猿說文講臂衣也漢書韓形如講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孫盛補長沙太守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不効盛與桓溫戲曰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相守將以在鳥溫得殿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藉士贊曰

鮑照詩今我獨何為地懷懷百憂又清恨坐相仍古樂府有苦寒行
陸機詩長風萬里舉論語短右袂南史齊何點曰王思遠恒如懷水
暑月亦有霜氣淮南子置夜檻中與絕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
也東漢二十八將傳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晉載記王猛隱于華
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
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動

贈崔侍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留買襟
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
齊賢曰蜀志曹操獲徐庶母庶辭先王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請操劇孟
事見三卷注盧子諒詩每蕙山海庶觀高深詩高山仰止又攜手同
行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晉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曹植
詩一顧千金重王贊曰宋玉大言賦長劍介倚天外晉張翰曰不
如即時一杯酒莊子方寸之地虛矣陸機豪士賦序積成山嶽桓譚
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
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再顧傾人國君
乃軒轅佐子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不
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也揚雄長揚賦
序曰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

以為主人子墨客卿以韻陸士衡詩回芳薄高林晉王子猷雪覆夜憶
戴安道在剡自山陰乘小船詣之經宿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
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杜康與呂安相善每思則千
里命駕王贊曰選妾妾翰林張景陽詩寄辭翰墨林虛彈落驚禽是
用更羸事
見一卷註
莊烏吟誰冷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齊賢曰莊子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漢李
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儀舌見
卷注史陳軫傳陳軫適至秦
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
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
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
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
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王贊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
秋得
食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花亂飛銀鞍紫鞵照雲
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齊賢曰王敦尚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極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駙馬
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徐敬業詩汗馬躍銀鞍曹子建書左顧右
盼謂若無人馬接據駙顧盼以視可用王贊曰辛延年羽林郎詩銀

鞍何履煥翠蓋次王臨謝靈運詩曰雲日相輝映范雲詩曰軒蓋照耀落傳瑞生光輝是時僕在金門裏

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

已齊賢曰楊雄解嘲曰登金門上玉堂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已

鄺生長揖不拜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王贊曰漢書劉向待詔金馬門東方朔王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又未央長樂皆有公車此太白叙述已事見本傳及詩叙史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史一別蹉跎朝市間

記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

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俟羸長抱

關齊賢曰阮籍詩白日忽蹉跎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曹植詩光景不可攀江淹詩舟壑不可攀王贊曰魏公子無忌聞侯羸賢親往迎之羸謝曰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詳見三卷註

贈嵩山焦鍊師并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

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小室

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

竟莫能測其性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

風有寄灑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死疑麻姑仙

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府鹿車事類云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駕鴻乘紫煙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觀如此兩時麻姑至先聞人馬蕭鼓聲經家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王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道在

喧莫染跡高想已綿時粲金鵝葉屢讀古詩篇八極

恣遊憇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

東山上獨拂秋霞眠羅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齊賢曰

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許慎注八方之極也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極登封縣

西京東南一百三十里有潁陽鎮舊潁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關鎮北山移文春羅罷月士贊曰許

子道惡乎在左傳奉以周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田遂之潁水之陽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

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訖掛於樹上
相鶴經曰鶴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潛光隱高嶽鍊鬼

栖雲幄霓裳何飄飄鳳吹轉綺甃
齊賢曰嵩山為中嶽
詞青雲衣兮白霓裳立

希範詩馳道聞鳳吹王贊曰紫文靈書修行二十四事有制七鬼之法以七鬼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關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鬼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鬼制鍊矣曹植詩羅衣何飄飄何劭詩眇然心綿綿王逸楚詞注絲絲細微之思又曰邈遠也植康琴賦翩翩絲飄飄徽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鶩鳳之

和鳴戲雲中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

銘骨誓相學
士贊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

口號贈徵君鴻
此公時被召王贊曰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
齊賢曰東漢書梁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

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代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見兮噫肅宗聞而求鴻不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見兮噫肅宗聞而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安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燕下

為燕人貧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
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
我尋高士傳君與

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

向關西
齊賢曰漢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胡不答州郡禮命數十
年眾云晚暮而震志愈篤王贊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
風鮑照詩雲卧心天
行又妍容逐丹壑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

來猶能簸却滄浪水時人見我指殊調見余大言皆

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齊賢曰南史
人笑褚公至

今齒冷孔子曰後生可畏子孟子此之謂大丈夫王贊曰大鵬事見一
卷注莊子大言炎炎小言營營詞有宋玉大言賦北齊崔瞻為三
格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瞻議若其當贊其所長若非當語其
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前漢書絳灌之屬毀賈誼曰雒陽
人年少按此篇以非太
白之作今釐在卷末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眾庶分革沃道南浦常恐楚人聞
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
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無枯槔事門絕刺繡文
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姓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
國君卿大夫視之猶眾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
萬州洽南浦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濯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侵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視
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曰槔為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注槔枯
槔也又曰引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漢書勸食其長揖不拜漢志郡太守秩二千石後漢
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士猷曰陶潛詩瓜田
中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